

“成为安迪·沃霍尔”系列

沃霍尔、包豪斯与当代设计



对话 / Conversations

“成为安迪·沃霍尔”系列
“Becoming Andy Warhol” Series

**沃霍尔、包豪斯
与当代设计**

**Warhol, Bauhaus, and
Contemporary Design**

嘉宾：
王家浩（建筑与艺术批评家、策划人、
建筑实验者）
卢涛（设计师、写作者）

Speakers:
Wang Jiahao (Architecture critic, art critic,
experimental architect)
Lu Tao (Designer, writer)

2021.12.18 周六 / Sat
15:00-16:30
UCCA Edge 报告厅 / Auditorium

UCCA Edge

扫描二维码的
Scan the QR code
to register



活动时间：2021 年 12 月 18 日 15:00-16:30（周六）

活动地点：UCCA Edge 报告厅

回放链接：<https://ucca.org.cn/program/warhol-bauhaus-and-contemporary-design/>

嘉宾：

王家浩（建筑与艺术批评家、策划人、建筑实验者）

卢涛（设计师、写作者）

本文为卢涛分享部分资料整理，经卢涛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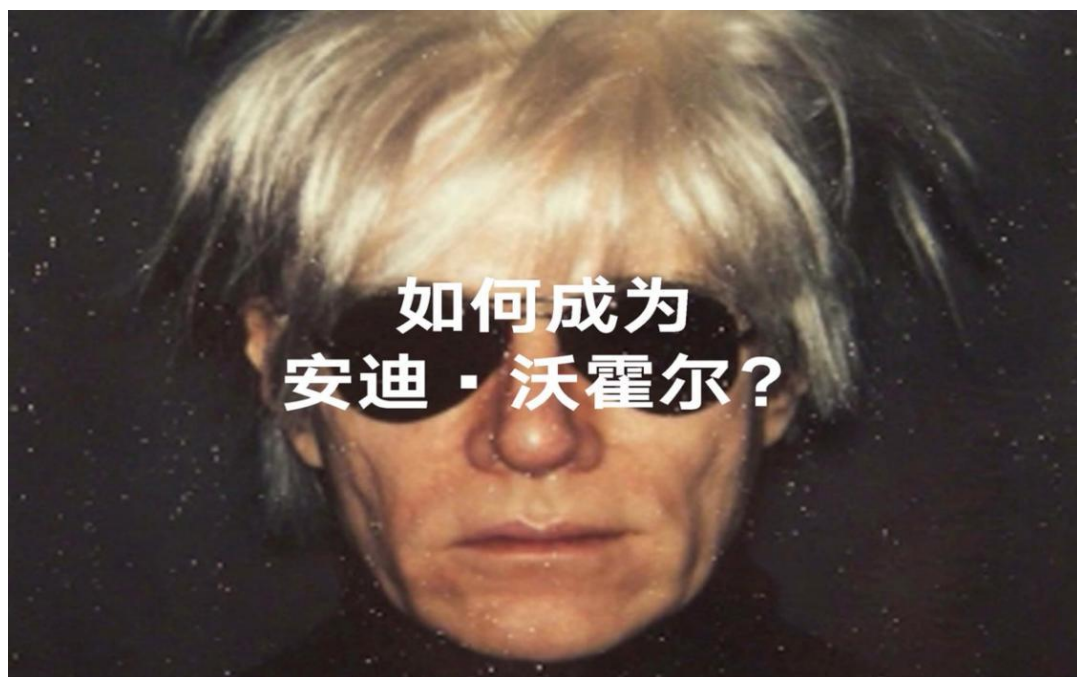


图1 卢涛，主题分享 PPT

卢涛：大家好，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王老师公众号叫院外，上面有很多的理论研究。今天很荣幸跟王老师有这个机会可以再学习一下。这个展是成为安迪·沃霍尔，但怎么成为安迪·沃霍尔呢？想一下安迪·沃霍尔他虽然是一个艺术家，但他有很多身份，比如说，他是一个插画师、艺术家、摄影师、导演、厂长，制作人，然后又是设计师，还是主编。他有很多的身份，其实只是到了 60 年代的纽约才有这样的可能，让一个艺术家有这样的多重身份。在纽约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它形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一种复杂的结构。我从这方面引申，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也正在处于这样的环境，通过网络你可以跟各种人去产生连接合作一些事情。

有一篇文章是迈克尔·洛克，纽约 2×4 公司的创始人，他在早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叫《作为作家的设计师》，最早从罗兰·巴特“作家已死”这个概念引申出来，迈克尔·洛克认为作为一个设计师，除了服务于你的甲方之外，其实你的身份可以是多重的，除了做设计你可以去做翻译，也可以是一个作者，也可以作为一个策展人，或者是一个出版人，它存在着这么一个多重性，在这个文章里面也举例了，在当时西方整个设计界就具有这样身份的设计师，我从这方面引申到了这些年我身处的一些具体的场景。我大致分了一下，主要从出版、音乐和设计三大块，我从事的那些事情和人的交集，各种事件，推动的一种小的生态。

第一个是出版，主要分为两条线，一是跟章瑜早年我们从《新视线》到《COVER》杂志一系列的出版事项；二是跟方闲海做的《黑哨诗歌出版计划》（以下简称“黑哨”）。章瑜网名迷盒，那个时候他在新视线，在国内比较重要的偏青年文化传播的一个杂志，属于内部设计师。我是独立设计师，和他组成了 deadline（最后期限）组合，负责给新视线做专题，这是我们做的一些专题，比如说像勒·柯布西耶的建筑旅行，一开始做 2 至 4 个跨页，当时我们特点是图和文一起做，包括我们去挖背后的故事，去访谈，比如说像关于 OZ 这本 60 年代的嬉皮杂志，主题围绕特定的一拨人，也有当中像纽约的切尔西女孩。这一波人其实是澳大利亚的移民，在伦敦当时搞了一些事情，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访谈，这是其中的一个途径，比如我把里面相关人物串起来变成这么一个跨页。（参考图 2）



图2 卢涛，主题分享 PPT

那个时候很多主题都是从你个人的兴趣爱好，比如那个时期我在关注企鹅图书的整个历史。菲尔·拜恩斯（Phil Baines）在 2005 年出的这本书我买来看，在艺术与设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来不过瘾，又做了一个的专题。这本书跟我们目前正在中国设计博物馆展出的“白井敬尚”展之间也有某种关系。这个是在《新视线》上做的一个专题，根据整个企鹅 70 多年的历史，把它的线索，几个书系，包括人物的迭代关系梳理起来。企鹅中国通过微博或是邮箱找到我，2012 年正好是伦敦奥运会的时候，那年作为整个英国文化对外输出的一个大年。企鹅作为英国文化名片之一，它在亚洲要做一个封面设计巡展找到我，我们一起在北京、杭州等地做了一个巡展。

之后我们想做自己的独立杂志，就出现了《COVER》(封面)。这个起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帮江南布衣 (JNBY)，他是我的长期客户，他们有一个企业内刊，我们就决定把内刊变成一个对外的亚文化输出，就有了《COVER》(封面)。当时在新天地太平湖，我们使用了建筑可变的空间形式语言做了一个现场，找了音乐人，比如说像李剑鸿在现场即兴表演，展出了大概半个月之后，重新组装，到他们的工厂变成另外一个形态，前后用了大概 3 到 4 次。然后根据这个发展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第一期《COVER》(封面)——《集智》，英文叫 collective Intelligence，它是一种通过网络把各种人的能力集中起来的意思，所以这一期我们的方向就带有很多互联网语言。第二期是跟占领运动，反设计有关，当时的背景是我们在 2011、12 年有一两年时间替《纽约时报中国》做版面设计，因为 NYT 急于在中国落地，我们就帮他做一个落地的广告。那个时候章瑜从《新视线》出来，去了《纽约时报》纽约总部进修一个月，那个时候是整个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尾声，他们报社离 Zuccotti 公园不远，她感觉很新鲜，也拿回了一些宣传品，我们对占领运动很感兴趣，所以做了一期跟占领，反设计有关的主题。(参考插图 4) 还印制了一批小报《如何去占据设计的每一步》，它是 4 页报纸可以贴在墙上，变成一个口号“占领的时代”；也有小的手册，“社会主义手册”是以蓝色的药丸和红色的药丸，从正反两端进入，引发的叙述是不一样的：一方面是乌托邦的，另一方面是反乌托邦。完了把《cover》寄给伦敦的 Jeremy Leslie，他是当时整个世界独立杂志的风向标，每天会收到全球各种各样的独立杂志，每周会选一个本周最佳 (best of week)，《cover》成为了那一周的最佳。收到之后 Jeremy 是这么说的：“几乎看不到中国的杂志，更不要说独立杂志，而且是这样的独立杂志。”



图3 卢涛，主题分享 PPT

第三期《COVER》跟诗歌、视觉有关。最后这期是一个特刊，有这么一个故事，2012年初的时候我去香港中环新世纪大厦，里面有一个叫捷刊报刊亭，这个报刊亭非常有名，整个大厦像中国的小商品市场，大楼里面挤满了菲佣，只有这个地方还在卖报纸和杂志，在香港是一个很有名的摊点，从70、80年代，陈冠中的《号外》开始，不断给媒体供应各种各样的刊物，它有上千种刊物。最早是因为50、60年代，当时美军在香港有驻军，包括英军驻军，所以说激发了美国大兵看一些比较POP的杂志，带动了整个香港的中产阶级文化，对整个西方的媒介非常感兴趣，等于说把这波人给培养起来，后来邵忠（资深出版人、专栏作家。现任现代资讯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总编辑）前期这一拨人等于说都是被HK这拨人给带起来了。我感觉2012、13年传统的媒介到了一个转变点，这个之后就是一个跳崖

式的往下坠了。所以我们做了个最后的报告（report）叫《封面报告》（Cover report）。它有 4 个封面，其实是同一本，评了当年全球的最佳的封面，最佳的插画，最佳的美术指导。在一个民宿栖迟做了发布会，《COVER》（封面）到此结束了，原因是因为当时江南布衣投资的，但接下来它们决定不投了——他们买了一块地造天目里，资金全部投资那里，所以文化的东西全都砍掉。这个时候我们新成立了一个“公交委员会”，我们用很地下、很野生的方式开始做另外一些活动，这个后面再说。

我和方闲海在 2008 年开启了《黑哨诗歌出版计划》，他是中国美院的美术老师，主要精力都在写诗。先说一下《黑哨诗歌出版计划》，它的宗旨其实是为了出版主流出版社所必然阉割的对象，因为中国的审查制度，很多诗歌通过主流的出版社是没办法出版的，比如说像沈浩波他没办法出版自己的诗集，只能偷偷地让我们帮他出版。第一本诗集是方闲海自己的，到 2020 年左右我们出版的十几本各种各样的，包括给已故诗人小招出版的诗集，我们把他的诗集寄给全国 20 家独立书店，让他们送给喜欢小招诗集的朋友。机缘巧合，那年在深圳的明天音乐节三上宽要来演出，我们提前策划，给三上宽做诗集，然后现场跟他进行一个访谈。这是柯雷，柯雷是一个汉学家，右边是他关于中国 20 年诗歌研究的一本著作，他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在 2019 年的时候，他再次到中国，从北京的打工诗人皮村走访一直到杭州，他们在策划全球汉学大会，原计划 2020 年在莱顿大学召开，因为莱顿大学本身是欧洲汉学的一个中心，邀请我们“黑哨”参加，去年因为疫情都中断了。

“黑哨”里面有一个旁枝，是我和袁玮今年做的《黑报》，（我跟袁玮还给朋友策划一些专辑，比如万晓利的两张专辑）《黑报》的封面是一个很大的二维码，这一期是通过二维码扫在线观看视频，我们用一个反向的方式，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线上看，我们把它做成纸刊里面全是二维码，观众必须通

过扫描去线上观看诗人的朗读配乐，包括像李剑鸿和韦唯做的即兴，我们会让身边的朋友们在发售那一周，让他们给我们做广告，有北京的老狼，还有神棍、刘庆元等等，那一周卖了 200 份，成本就回来了。这个是“黑哨”这个月就要出的诗集叫《肛检》，作者是方闲海，我们把它做成刻在墙上的字，做成凹凸的触摸的感觉，目前跟印刷厂在讨论工艺。（参考图 4）



图 4 卢涛，主题分享 PPT



图 5 卢涛，主题分享 PPT

第二块是音乐。过去那么多年跟音乐圈的交集非常多，主要说王婧以及张晓舟这两条线。最早像李剑鸿、方闲海，包括“淘米社”这么一个组织，我们集中组织参与发展出了好几条线。这是 31 号酒吧混乱的岁月，从李加文的凡人咖啡馆过渡到了 LOFT49，做二皮音乐节，一开始只能在 31 号酒吧，31 号酒吧很局促，后来到了 LOFT49，类似 798 这种空间就可以做得非常开阔，音效可以玩得非常嗨。这个期间跟刘庆元做了舌头巡演的特别海报，这是二皮音乐节的海报，李剑鸿有一个厂牌叫二皮（2pi Records），做了各种唱片的出版，后来他又过渡到金枝酒吧（参考图 5），一个城北的很小的酒吧，只能做一种小型的自由即兴，左边是年轻时候的万晓利。接下来是我们“公交委员会”由几个人形成了

自由的组织，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一开始的东西都很多样，有各种分享，有多媒体的，也有音乐的演出，音乐演出主要做一些实验音乐家。从世界各地到中国来，你放过他会觉得可惜，就让他到杭州进行演出。比如 Dave Philips 他是瑞士人，里面只有几个观众，他的噪音是极高分贝的，只有十几秒就结束了。10 秒的时候喇叭已经烧坏了，那一次是我们观众数量最少的一次演出，加上工作人员大概 10 个人还不到，经常被人投诉。这个系列演出叫《冷线》，以瑞士、德国和日本为主的音乐人，英国、美国、越南的也有，那个时候的特点是我们的组织没有实体空间，演出空间全部都是借的，哪里给我们演，我们就去哪里演。周年的时候我们做了“BUS Annual”（巴士年鉴），一个特别的电音派对，AudioVisual 的单元大概十几组，演出时间很长，一共演了 8 个小时。那一年是上海双年展，我们这个小队也参与了一个艺术项目，在 k11 里面做了一些装置，现场引起了混乱，k11 就把场地封了两天。我是整个城市系列的主设计师，大概有 4 站。从《冷线》再到 Porous 系列，这场形式用的是扫码，当时跟日本的关系很僵，凡是日本人在中国就不让演，你看后面扫码出来都有真名，但直接上真名的话会被投诉，没办法我们就把下面的地图跟上面名字都变成扫码，就像接头暗号一样到网上去报名，这样基本上没有人投诉了。那个时候做一场亏一场，音乐人也分不到钱，这些前卫的艺术家心态都非常好，他觉得能到中国来演出就很开心。还有的是通过大学访问学者的方式，来回路费已经被学校承担掉了，他们来演出一下，做一个工作坊（workshop），大家都挺开心的。右边是最后一场是瑞士的 Hans Koch，这是他们第二次到中国，最后一场在杭州的大屋顶演。海报出来后对方觉得海报是发错了吗？我说是这样的。大概 4 年的时候总结了一下二十几场演出，16 个场地，80 多位音乐人，到年底差不多有 30 场演出 100 个音乐人，那个时候自己做的还挺开心的。当然期间也有我们承接不起的，像 Stephan Micus

相当于德国国宝，他必须是歌剧院级别才能承接，像我们这种民间组织承接不了，因为他们是宝马品牌赞助的，肯定不跟我们对接，就给了大剧院。右边的 Peter Brozmann，因为路费比较贵，只能深圳、北京、上海、杭州几方联合起来把成本控制住，我认为有机会见到这些人就很幸福，这些人岁数都挺大，都是七八十岁了，按照以前都叫传奇，可能过些年这些传奇也都没有了。

后面一个是跟张晓舟，张晓舟大概是 2015、16 年到摩登做了他们的创意总监，把 BADHEAD 厂牌重新给拾起来，我跟他主要是把世界音乐厂牌重启，这一批是他重启 BADHEAD 之后出了一批唱片，有李剑鸿、马木尔、6501 乐队还有五条人，五条人是他后来下面最火的乐队，后来因为太火了，去年有点 hold 不住了。2020 年的时候在北京跟杭州做两场 BADHEAD 音乐节，这是刘庆元做的木刻。他们 BADHEAD 自己还有一个叫内爆系列，都是这一批音乐人的即兴、跨界的合作。世界音乐这个系列，是 16 年张晓舟组了一个团，还有方闲海，梅二——顶楼马戏团的前乐手，主要是短片拍摄，刘庆元和阿飞从新疆南山到喀什，对中国新疆那一带的民间音乐人做一个抢救式的音乐记录整理和出版，还包括整个西南一部分欢庆在做的内容。50 年前都是西方的机构或者大的厂牌在做，中国人这方面挺忽视的。要么就是一种官方的穿着少数民族服装以一种迎合猎奇的方式出的音乐。我们做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突发事件，比如拜力罕前两年他突然去世了，包括去年另外有一个大妈也是去年突然也就去世了，这个事情一下子变得很急迫。

最后这部分是跟设计有关，当然这里的设计并不是说我们做的视觉的东西，是说跟设计有关的交流，深入的分享、沟通等方面。这一方面主要是为了介绍我们学习组，学习组之前我们做过大量的活动，比如纽约 TDC 的展览，前面说企鹅的巡展，类似平面设计的展览及论坛。过去从 2010 年到 2015、

16 年期间，包括“巴士公交委会”也做了一系列的设计师分享活动，中间还有《白说》(Transtalk) 工作室做了一个系列，从 2015 年开始，每一次找一个设计师做他的分享会，做了十几场。一直到 2018 年“幻影”这个展，邵年和非白工作室在做中岛英树的时候，我们把思路重新梳理了一遍。之前我觉得是一种点状思维，有一种地陪的感觉，谁到这边了，我们就组织去做这样的活动，没有一个很系统地做事情。后来通过“幻景”展把所有环节打通了。比如前期到东京和中岛英树的走访和访谈，以及整个资料的整理翻译，再到校对和印刷工作，展品的收集、呈现，两场的现场分享会。展览有两站，上海站是《艺术世界》在 M50 的空间，杭州站是非白工作室。两场不同主题讲座，其实是围绕一个主题，有很多的分支。通过这一个循环，我们可以把这个变成一种方法，把它延续下来，然后就产生了学习组。在北上广有各种的设计展，大部分都是让你眼前一亮，它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脉络？跟你有没有关联？是不是跟你发生了关系，你从中能不能输出？能不能关于这个写 100 字以上的文字，能不能有正确的标点？我觉得现在都是一个问题。在 2018 年 7 月 1 号，学习组成立了，那天正好是党的生日这是巧合哈。我们第一场以学习组为抬头的分享，慢慢就变成了我们的一种规律。到 2020 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字赏”(Typo-gazing)——现代文字设计简史展，其实我们想把关键词着重在 typography (排版) 上面，因为所谓的平面设计涵盖有那么多，后来觉得 typography 是一条主线，就好比当代艺术可能包豪斯是一条主线，那 typography 是从包豪斯里生长出来的，前面也提到了纳吉 (Moholy Nagy)，他在 1923 年的包豪斯展览影响到扬·奇肖尔德，扬·奇肖尔德就是在纳吉的基础上，1928 年发表了《新文字设计》宣言，它有一条脉络，通过瑞士然后变成国际主义，通过美国全球化的延伸，影响到日本香港和中国。我们是以这样一个脉络，把过去 100 年间跟现代主义本质有关的书籍，基本

上都是自己的藏书，把它做了一个展，一面展墙上是关于整个早期先锋派到后面的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脉络分析，这个是我们整个大脉络，我们后面所有的方向都是从中找到一个点，然后把它串链起来。不同时期的一些专业的书籍，这面墙是跟设计有关的设计地带（design land），你可以看到在早期它会着重在瑞士德语区和德国作为一个中心策源地向欧洲扩散。这是那一期的主题讲座，时间长达 8 个小时，惊讶的是现场观众几乎没有离席的。我们从日本设计师白井敬尚开始，溯源到瑞士的赫尔穆特·施密德（Helmut schmid），到荷兰的文穆·克罗德（Wim Crowed），在往上就是扬·奇肖尔德（Jan Tschichold），准备分阶段的做他们的展览。



图 6 卢涛，主题分享 PPT

这个是跟中国设计博物馆合作的长期的项目，像白井敬尚展在 9 月份已经开幕了，现在展期延长，因为疫情还在展出。在这种方式下，从 2020 年以来，我们参与了不少线下和线上的活动，比如说非白工作室做的《字体游戏场》项目，根据一个基础几何网格扩展出一套字体，一种算法字体，然后变成各种图形，有动态的以及在商业和具体衍生物上的延展。关于《今日文字设计》，这本《今日文字设计》是经典的关于西方排版（typography）的著作，是 80 年代由赫尔穆特·施密德在日本出版的，几十年来一直被大家推崇，后来出了好几个更新版本，这个是 2019 年 2000 年新的版本，是央美的王子源一直在跟进，我们跟他也做了分享，是从多个方面剖析《今日文字设计》，回顾刚才说的这些，我通过每次分享都是试图把我过去所做的事情，让它有一个网状的东西呈现出来，但每次发现只能说当中的几个点，做的事情太多，不论你做出版、音乐和设计，它的核心是为了传播，我们跟各种人合作，在线上线下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推动新的、亚的、小的生态的生长。然后我又想到了一点，2000 年互联网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比如说在 2000 年之前，我们受了很多像音乐厂牌、设计师、媒体各种杂志的影响，2000 年之后有了汉化的迭代版本，但 2010 年之后，我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被几个 APP 给替代了，你每天被推送的都是今日头条中最好的设计师正在直播的讲座，最近有什么新的设计品让你去买买买。就是说它的生态反而变成了一种比较简单的，不像以前你会非常周折，得到资讯也好，实物也好，现在你只要按一个下单键，一两天就到。我觉得这种便利性，结合刚才王老师说的延展，对最新事物的拥抱，我还是持保留态度。你延展出去了，但它有一个控制开关，它一关的时候，你的这种延展肢体全都没有了，你只剩下一个空的脑袋，或许脑袋后面还有个插槽。

最后我提三个关键词：介入/生产/离线。年初在 PSA（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有一个观众问：“怎样才能做这种事儿？”我回答就从你身边的朋友做起，因为其实过去十几二十年都是身边的朋友需要做这些事情，慢慢地它们之间发展成了一种生态，因为大家都会努力去把事情做好。你必须去生产，不只是点赞，你必须生产一个东西，你才知道它的好坏，它能不能卖出去，它能不能打动人来买，到时候要离线，必须要到线下，我们面对面这种是最直接的，能呼吸到彼此，哪怕病毒也是。谢谢大家。